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武舉録序

天子登極之元年秋九月都試郡國材官介士
大司馬奉　俞功令加毖觩角組轡可筋骨膽
力求也劒履之及氣摩青雲其曉忠孝大義恬
澹爲上吹律測之繫右籍則闈而問方略
上命臣仁錫臣紹賢往偕都給事中臣允儒右
給事中臣承業主事臣橋臣有開共襄厥事臣
含毦筆問戎行又稱主者甚懼已深惟玁狁罕
开之屬蠢蠢匪茹授韎韐以毛錐善射而有辭

矣天下安危所注意臣與諸臣敢不齋祓簡廸

用對揚

天子威命旣取士一百人以　獻臣以職事宜

叙首簡臣聞練士節制尚矣進而六千之君子

共勞苦進而三千之一心共祗懼又進而十人

之同心同德共者定以仁人親之以腹心比之

以孝友飲御之誠貴禮而重報也謬哉使貪使

詐金在懷馬在廐而刃在其頸是忠孝恬澹者

心膂之至寶營便利田宅者性命之至讐也義

利鏑鋌多士豈武也而忽諸且士亦知報之義乎報恩易報德難報禮尤難禮內心之精微以少爲貴者也致恭存位匪勞謙君子孰能終之郭汾陽擢武科醮而祝士者高引爲格人元龜其事君大節一遵禮度葢師貞之丈人歟臣讀易師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千古遺將之文也懷萬邦之道三曰敬

天曰法

祖曰恤民
皇上聖敬日躋克自抑畏　命中外表奏特尊
天地　祖宗不敢並　平臺　召對　文華
裁決諄諄若田賦加派漕輓逾期　盛德至計
無巳粤稽洪武天下飛奏災異著爲令遇風霾
輒飭邊庭項月蝕申儆
皇上召廷臣下　明詔勤修省至稟貴十年颶
決萬戶地以震告旣聞耳矣咨爾盡精厲氣無
薄陰陽之和何以報屯鹽裕軍與京營嚴戰守

水利關鹽宂漕規載典則盡潰晱壞法亂紀而
蓄無益之戎行飯不戰之豢卒與傭賈謀居囤
士綦憤也憤盈而決之
皇上以力行爲法
祖政綜舊咨爾敢勇深入懸匈奴頭槀街譽吏
即問飲至告歉何以報自議徵兵三十萬司農
始加派今見兵有額郡國那移正供逋欠日甚
貪吏吸加派之腴閭左受加派之困 國家冒
加派之名

皇上專用恤元元爲憂咨爾貧破其衆省海內
佗負輸將之費厥賦貞何以報問斯言也流汗
相屬
天地淸寧之宇宙必不肆薄蝕於脰膻
祖宗櫛沐之封疆必不淪尺寸於異域含生之
類扶老携幼謳吟燕凱之聲歡號相答然後纇
於
上帝禋於
祖宗酬　天子宵旰萬分一非爾陣交掇定之

能事耶師尚父曰大明癸而萬物皆照又曰大
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乎哉
皇上乾斷離照伐暴除兇醜虜必克昧昧我思
之剖符延世爾公爾侯所自樹也審獨聞獨見
之注嚮惬仁人君子之抱懷斯樂巳臣仁錫
神祖顯皇帝丁酉所舉士也閱九試而中天啓
之壬戌踈是感激知遇殫心 講筵朴愚硜執
屛伏田野
皇上釆廷臣言首荷 環召俾理 誥勑秩宮

寮與觀桓桓蹻蹻之盛以人事　君冀得當以
報多士能縛名王擒貴人交臂詘膝連綴而致
之　闕下臣厯幾載筆磨鉛泐燕然茲籍爲嚆
矢報之義其交勗哉知武舉者兵部尚書臣在
晉左侍郎臣邢華同知武舉者寧陽侯臣光裕
惠安伯臣慶臻遂安伯臣偉寧晉伯臣天錫崇
信伯臣天澤安寧侯臣祚昌臨淮侯臣弘濟定
西侯臣惟恭襄城伯臣守錡誠意伯臣孔昭監
試則御史臣心一臣師襄法得備書右春坊右

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陳仁錫謹序

策問一道

問國家都燕薊宣大最重嘉靖間三衛勾虜四犯薊撤我古北喜峯藩捍西虜三部坐大其寧遼至河東者曰挿漢食賞廣寧淫昏而貪狡歲設防自遼陽不戒疆吏苦心轉用之偵東虜挿爲賞首白彥台吉次之今挿大殘雲中餘部與奴姻連竝耕牧虜已合矣用讐則憤厲俺族屬足當虜而我自以全力制奴收四衛復遼廣嚴備降胡便宜屯田識者謂能禦東虜而後西虜

之款可信海上虛着未足毋也然歟蓋邊圉固
則　京師安庚戌虜自宣府循潮河川南下至
古北別從間道西出黄渝溝卽奴謀合西虜窺
薊宣之入路也其時一稟　廟算而四顧京營
將驕兵冗反調邊兵入援畿輔宣雲大震嗣後
非楊博擐甲登陴宿古北扼絕險輔臣徐階請
先備順義以奇兵邀之疆事亦孔棘矣
孝宗敬皇帝與劉大夏議設東西二衛蓋語不
爲動當是時欲出三萬之師援大同猶圍營餘

勁也茲欲修薊鎮敵臺車營施之宜大諮郭登周尚文戚繼光等守三鎮遺法以漸行之諸邊邁五軍營十二團營遊戰將練精兵禁班軍工作同與操肄以漸行之郡國責撫按督守令備衛所官蒐簡以殿最報俾沿邊皆可戰之士天下無不練之兵兵精則餉易足洵救時急策也詩曰苞有三蘖莫遂莫達黔蜀閩浙間所在逋誅鍾皷宜聲名器堪惜掃奴而截蘖大休民力諸士憤發言之仰佐

聖神文武之勤懋襄削平勘定之畧

第一問

今夫防邊壯圉制奴馭虜掃蘖安天下之道三
曰實曰漸曰久
太祖高皇帝謂武臣曰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
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有備是也
宣宗章皇帝諭侍臣曰自古無中國清明而有
外夷之禍者竭天下戰一奴垂數年內者甲兵
頓蓄積虛外者虜比志甚固奴死奴饑不以此
時掃穴係頸犒恥之且不守廣寧則中後寧錦

山海非吾有不復遼陽收四州則廣寧非吾有
遼陽不守則陸走薊門水走天津在所設防此
其計不再決若屯田不繇中制必無寧遠亂卒
之事畜揷以後不輟欵撫不易經臣必無闌入
大同之事東江處置得宜文武經理必無望洋
問若之事邊瑫不提劒横行必無餌我棄地賠
屬國犯寧錦之事三方不布四路不出三十萬
之兵不汎降胡不受金錢不濫必無覆軍殺將
加賦召募之事道將守令皆高其選必無尸厥

官之事毛乞炭軍討行必無小夷搶攘之事滅
安酋禦闖寇必無東浙滋蔓之事此其轍不堪
再誤粤稽嘉靖三十年之虜醸一貪局戰天下
不休今十年之奴醸一欺局亦戰天下不休昔
貪局主仇鸞賄虜市虜而後已於是逆鸞傳首
九邊天表之應俺荅來臣享數十年清淨之福
今欺局主逆璫欲殺盡天下忠臣義士其强項
邊吏則木索對簿受笞盜左藏私封拜於是逆
璫梟首徇衢天表之應四方底定受千萬年保

佑之命茲正會朝清明之日奴𩐈授首之期也
皇上勤勞天下憂苦萬民速賞必罰至矣雲徹
席卷夫何疑哉惟能制東虜而撫欵可備一策
今三衛非昔比福餘越遼河而太寧牧錦義廣
寧間自喜峯隣宣府曰朶顏昔三衛也小王子
土蠻遷東方徙虜福餘界外據其地及青把扣
兒拱兔屬揷最强福餘世仇揷僻遠而朶顏積
衰服屬哈喇慎受賞十台吉部下今三衛也號
三十六家則朶顏裔也揷大部東北接奴無金

白爲之限小部踞寧廣青山屬卑而獰妻女弟歲季父自黃台吉絕其貢卜哈沮其使於是鳴鏑相向致白酋死大殘我雲中是又一奴也白弟恥借奴兵甚義可使永邵卜所部强我能勵各部獎率忠義奴即貯山後夷巢拱兎帳而大與降胡一帶可間諜然揷不爲奴用亦驁然自用東部如此意若近撫三十六營專衛薊彼賊且徼族繁盍少闊畧無拘于小文無費十而愛一奴犯薊絕其導奴揷合一軍軍薊一軍軍宣

大俾離散其黨與視撫東部難易相百也盖謀
國有經有權三衛逼處近畿故兀樂有屈烈河
之師而三犁虜庭常從獨石開平出兵實欲拓
外邊移之能一戰復大寧與宣遼並峙自漁陽
接山後省乘障修邊之費上也不能則用漸法
姑示羈縻勿絶徐階謂治其勾引不若責以扞
圉失職使彼易受而楊選執通罪二子係薊獄
益開邊隙鑒諸試再證前事俺荅失孫辛愛失
妾一也王襄毅真實心爲國虜遂歸趙全弄其

孫旛裘之下邊垂無事李順侵餉飾功虜詐歸
丘福斬其妾諸婦之前師武蒙羞疆事之貴實
如此俺荅城下嫚書徐階請易番文從大同守
臣進綏敵以固備實漸也順義之款王崇古主
之張文忠高文襄決之文襄奏歲遣大臣省臺
閱視守邊與馘斬同功失機同罪十年修築以
款修戰貴久也茲正施德于部申固約束之一
會矣三者備奴捕可合可離彼無所不攻我無
所不守雖然必急薊門嘉靖間虜收伯言帖忽

諸部而古北口孤收影克脫力思諸部而冷口
喜峯孤收流河諸部而馬蘭孤庚戌自宣府循
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從間道出黃渝溝潰墻入
嗣後乙卯犯薊
世宗肅皇帝遣察狀見督臣楊博擐甲披冑宿
止古北口垣上干是發金錢犒守城卒博及大
將各衣一襲癸亥虜阻白水河退掠香河輔臣
徐階請先備順義以奇兵扼之古北虜果走順
義

孝宗敬皇帝御煖閣出大同鎮巡奏謂輔臣曰京軍已選聽征二萬別備一萬劉健劉大夏等曰北虜與朶顔通潮河川古北口爲急不果行是古北潮河者虜必入必戰之地也薊兵守內口宣兵守外口大同得其情宣府得其形急薊併急宜大竊有感三大將云郭登守大同士可戰者數百馬百餘匹登糾募畜養不幾年馬萬五千匹精兵數萬設攪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賊入圍發機自相擊陷其遺法有存者尚

文追通虜表文擒之殺滿竿宣府永寧之戰斬
其殿繼光練浙兵三千充教師謀練兵六萬出
塞巳益兵僅二萬不一當虜將軍有餘憾焉甚
哉乎塞垣之急也建敵臺一千二百座士卒經
年不離臺宿法甚具讀傳烽歌天下壯之尚文
築鎮口邊墩五十里補墻堡七百所大同平曠
可教車茲戰氣破傷良可憤痛五堡之築毛司
馬竟之邊墻之議楊襄毅竟之試以邊垣修圮
爲邊臣殿最如內邊外邊緩邊急邊及關梁障

塞置室居人練人用砲其下可田墩兵壑之誠守三鎮至計云蓋三將軍孳孳愛國務實恩念至於遑遠務漸俾卓然可觀務久而將登則于謙將尚文則翁萬達將繼光則譚綸謙居本兵日與郭登羅亨信披甲往來至匡飭也萬達分地乘障硃署堡壁下守者巳各面縛無敢去障如薊卒無敢去臺至嚴翼也寇薄居庸尚文老矣得檄馳赴力戰三日夜萬達率壯騎赴之虜大驚解圍去至壯武也綸立薊門三大營繼光

督之與士卒手調醫藥人人願爲盡力有能立
馬鐵鳳城上南引金復海蓋之粟以犒師庶竟
少保萬一乎無僅曰足馬不入其令鴛鴦其陣
敵臺車營其制也哉夫邊兵易腹兵腹兵易京
兵京兵易南兵而練兵則士貴士貴則將嚴重
此繼光有以兵練將之說嘉靖設三大營不遵
永樂五軍營之舊乎于謙令三營上六督推其二
爲總兵以本兵董之張璁楊一清請用戰將於
是選能戰之將六員不遵團營之舊乎勳爵自

因其故戰將以時權設周尚文不嘗提督京營
乎操法五日之內陣馬三日射藝二日卒不再
更以防代替可做行乎第令牧馬艸埸半沒弓
刀外解半竄弊久矣有漸則不驚意者勿遽減
原餉勿遽索盈伍專責練士四萬隂厚其精一
切頂替或明著賤更或漸令躺補弱者漸補强
老者漸補壯道里遠者漸補近即無望出征而
可資以守一旦有急不至若嘉靖調邊兵七萬
又選六萬八千與京營襍練使大敵臨邊懦將

提兵逕出藉口入援之巳事也嗟乎一實概之
矣漸與久行事次第耳葉盛請急遣居庸宣府
兵還鎭邊人大安羅亨信持劒立宣府城上手
刃出城者非實耶庚戌將驕兵宂遠卒提斃衣
而至牛酒之犒文移往復非不實之患耶班操
初制射牌高與人齊射三百步外簡銳分屯量
饋以納班之金宜厲精更始自班兵傭邊兵無
不傭京兵占邊兵無不占卒納班買閒詭冒侵
役爲常而健丁護將吏以我下騎當敵上騎戰

諜兩誤烽火不明兵死餉亦死馬死匆亦死旗亂轍靡不大創不止衛士不習武藝責所領官著爲令天下撫按督守令與衛所互簡蒐上下共考以聽黜陟無用之兵去可以抵餉不練兵之官去可以裁武漢永和之役第簡賢能爲刺史太守嶺外平可法已

孝宗謂劉大夏京輔左右肘欲各宿兵其地大夏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鎮爲西衛東兵納之密雲薊鎮爲東衛蜚語揭騰不爲動丘濬議

以宣府爲北府俾守北門東以永平爲輔守松亭遼左關隘西以易州爲輔守紫荊南以臨清爲輔坐鎮胇河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南屯兵於徐州通兩京咽喉噫燕趙沈鷙復産健馬以漸行之八府子弟有司以意訓練如弓箭社自成一軍平嘉靖倭寇五十餘人轉掠應天四十八衛無一出戰卒夷於竈丁可法巳天下最苦餉郭子儀憂地廣勢分願敇諸道精卒五萬分屯北邊葉適言張俊岳飛等屯兵三十餘萬歲給

錢六千餘萬緡米絹不與欲精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省東南民力甚善兵精則自汰汰則以所羸之糧補所缺之額厚所練之兵餉不患不足兵精而餉足何憂虜試下一檄曰安酋殺無赦滇進霑益蜀進烏江粵出一師以連麻哈洒辰之夷楚通一線以濟師黔綠六廣彼前有巖江削壁後有烏蒙部落諸司中深菁洞時怒黔時綏蜀時誘煽諸苗亦窮矣又下一檄于閩浙曰海寇殺無赦已撫者歸我叛人否則勦之邊

例請撫者罪噫孔子作春秋奉名義而已安得不惜繁纓今兵食兩詘尊紀綱而已安得不惜官爵自古盜賊與窮民合憂不在虜下天下無不練之兵則天下無不濫之兵有如期月課實情三年課實政中外與除皆以三年爲限實斯漸漸斯久久道化成與天無極生請咏商頌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桓撥之盛也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聖神文武之上筭也

第二問

御臣之道使無欲難置之無可欲無敢欲易惟
上所置難自置之無可欲無敢欲易人臣置巳
于有欲甚難而置巳于無欲反易以律武臣不
太過歟曰非也士有志節而後有出處有出處
而後有生死武士有死無二而後有事業故夷
狄患難造次顛沛非人生偶然之遭乃自得之
地也又武士快心之地也士何求哉居鄉不求
于竿牘居官不求于鐘鼎居方寸不求于聲譽

居夢寐不求于鬼神故置身無欲甚易而有求甚難士無求趨其易云爾一失足千古恨矣一失身天地毀矣戰國說士甚有口旁人眡之不三十萬金豪傑盡能無悲乎噫輕世肆志仲連所以傲然自命天下士而不疑也彼且蹈東海死耳豈從來不愛錢之人即不惜死之人耶雖然士無欲也人欲之名教欲以為砥柱渡江河欲以為維楫奉辭伐暴之主欲以為仁人君子戰死扶傷想魂萬里之外欲其為無辜籲天而

士一失望介如石焉僞也峙如山焉垤也故置身有欲甚難且世俗之所欲何物也有鬼神以司之有斧鉞以臨之鬼神之所不可何不可欲其鬼神焉司之何可欲斧鉞之所不臨何不敢欲其斧鉞焉臨之何敢欲師老十年纍纍垂橐無鬼神無斧鉞哉有之自今日始雖然可以得中士不可以得上士詩不云乎有嚴有翼共武之服有欲不可治無欲少欲不可治多欲惟敬治之禮將力將止欲將一也止欲必有禮有禮

而恥生有恥而力生王嘉曰士有材能甚少宜預蓄養無事事倉卒乃求噫士不患不賢而患不能不患不能而患不情說在蕭酇侯何與李將軍陵酇侯收秦圖書轉輸關中不絕可謂能計天下已定諸事草創而便利田宅自污此一念已不忠是不情于君臣也天下無能人也陵自守奇士張空拳冒白刃可謂能將而回面事虜使其友自宮又失言君父之前是不情于朋友也天下無能人也人必度其君度其友度其

身不情于如此之君臣如此之朋友而無具甚矣史稱陳平受金高帝縱之金平金人乎哉燕居深念謝和將相是有情漢室之人也趙奢爲將賞賜悉予軍吏士大夫其妻弗怪也括私賜金帛其母怪之括不情于母子也故不情于趙王李允則之築大城也愚其民于獄祠又愚之捕盗卒以版築護祠以祠城甕俾有寧宇也情于甕城父老子弟他若牧饗士士不有其身起吮卒毋不有其子去病匈奴未滅不有其家非

情至孰能與于此世衡懸銀的教吏民習射情
于禦盜李愬斥倡優護病卒而莊事裴度情于
上臣曹彬不以官酒私太祖情于舊主故曰愛
爵賞百金而不取人之情者不仁已不情安能
取人之情且富貴非一家物公諸天下富貴亦
非天下物還之人主天不可久頁耕夫紅女不
可奪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雖然此寥廓而獨
寐者耶可以得無情之士不可以得有情之士
文武一也束手受書博誦幾何上馬殺賊下馬

作撽幾何守鈌保殘專已綴學傷哉貧也如耕
石田有一物焉挾之以去多金而已故士有四
備一備學一備氣一備義命一備道德有學而
無氣孱夫也有氣而無義命無道德宴人也天
之造人維義與命無義無命天所不材君安使
之知義命計不旋踵斷死不顧計先定也見辭
宇淡名利之心揭膽肝作忠孝之氣非有道德
人也歟哉如鑄劍焉狀類高山深淵而後太乙
下觀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

太祖高皇帝與侍臣闗孫武使貪使詐之說曰
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野戰捐軀
殉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上召對亟稱宋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二語
責武臣首責文臣繩小貪先繩大貪生愚以爲
國有二大備焉一曰備人一曰備利備人之道
三曰備撫臣備道臣備壯縣邊縣之令備利之
道三曰備屯備鹽備京東江南水利
祖宗廓清之烈神氣壯隆又賴楊文貞東南重

賦宜恤一語久任廵撫一策洪宣成弘間封殖
數十年維時周忱于謙等久者至二十二載今
不滿三歲輒遷其病徒文具耳誠得非常之人
六年始代而責之以事代者代其人并代其事
三載加秩焉道臣如高文襄議遴異材除授兵
部專備邊道之缺効則躋廵撫使尊重難危人
地位望相得天下生民係于今以壯縣邊縣為
一籍冡宰定其論入告而後授之令亦不以師
存故旁睞左右顧而竭智盡忠行能高妙苟有

眞賢能二百餘人分布海內是國家蓄二百餘名將也塞上以築垣練兵積穀淸屯遏寇盜爲最內地以興水利墾荒蕪散盜賊減鞭朴而催科不拙爲最有政事何患無財用令之筋骨神明皆財也天下皆得人是得百千萬筋骨神明之財也禁迎送絕煩苛威權不奪而後臨難伏節三歲上其最優以行取六年陞轉如是而有人矣請儲財一曰儲屯洪武諭屯兵種棗栗廣募受屯者給公田東勝衛虐屯卒論斬而餘糧

之減半正糧之免交盤改本爲折始壞法屯之
盛也太寧松亭開會州寬河儲二百萬石孔樂
間給牛種頒田式墾荒不起科寧夏積穀獨多
今田增而糧減曰疆界也豪强也逃貧也戎馬
充斥也獨無屯田可仗豪右按年賠糧及自首
免賠之令歟以宣大言之商輅奏田卒互耕操
蔣琬奏清腴田數十萬嘉靖間臺臣專買二鎮
糧草今粟與草爭貴兵革相乘忍厥脫耶借曰
寇至彼田塞下之鼂錯繆矣棗祗趙充國鄧艾

羊祐郭元振李泌韓重華皆謬數葉盛撫宣府
墾田多買戰馬修城堡李承勛巡遊見故輿水
縣地肥美立三大營以耕瀋陽地尤美則築墻
創臺防虜之入皆過計歟噫虜多方誤我我又
多方自誤官冗兵脆𣏌𣏌小民有公派有私派
而軍屯任其廢業不平謂何無亦思年例盈三
百餘萬額外征討五百萬至于今太倉太僕公
私之積有幾亟以屯政責成撫按撫按責部帥
將自耕以倡所部計旧領賞優復業之令開贖

罪之條均寄籍之法除草場馬場之名色省養馬商人之苛政即未能復地還軍而亦宜淜釐歸地奈何哉官種民種餘丁種皆不辨歟洒心自新制吾棄財無令天下大屈一曰儲鹽兩淮壅引數十萬邊引三年不售浮課僞引莫之鉤較貧竈困總摧之手大賈入敝惡之繒闖說甚于奏討開納滋蔓請求買窩賣窩囤引犒樂工伶人而不問鹵地草場刀俎供富室豪商而不問自變輸粟引價昂而不問鈔法不行無法處

餘鹽而不問初制商人納粟二斗五升利商亦利屯卒而不問寧夏便粟而不問東粵蜀閩地瘠而不問唐蒲解安邑歲供京師解鹽近二邊今賦少員溢而不問絞刑不止乃開贖刑官軍送出境而不問滄州鹽直廉給價回空糧艘揚州爲貯倉常股存積悉與見鹽亦裒益一術而不問鑒于唐第五琦斗鹽加百錢劉晏因民所急罷稅禁堰曉道倍于勸農初僅四十萬緡季年乃得六百萬緡及陳少游包佶倚高估李錡

盛貢獻其法大壞李巽始歸度支信哉用人急矣霍韜議選兩淮漕運及三邊總督都御史如左右手講求鹽屯之法聽自擇鹽官三年詔賞罰蓋至論云一曰備京東江南水利薊隔一墻依垣而守地潤人稀興水利以限戎馬郭守敬治水故道斷橋壘石猶有存者田薊而諸鎮次之湖海先豐潤遼陽以東青徐以南次之部耕卒守墩戍瀕海墩臺兼備倭虜嗟乎張全義屯洛四十餘年始富饒虞文靖秩富民願耕者其

說不行于泰定設海口萬戶江南之粟不來
王庭以北使內地法全義塞外法文靖亦何減
史起溉鄴鄭國溉秦文翁溉蜀白公引渭馬援
引洮虞詡浚渠之蹟乎東南賦重粟貴有年頃
者海風大決流殺人民淤吳淞白茆諸江浦入
海尤裕餉救民之上籌也三儲之外無爭尺寸
以開言利之端三儲之內無遺尺寸以蘇軍民
之困俾所儲撫臣道臣壯縣邊縣之令式行之
務令貧弱有利大貪戢而小貪自止故曰欲理

之君開利門長此不巳屯利歸于豪盬利盡歸于奸商于貪官于猾吏于游客獨患苦細民㷀亂饑卒至水利罔聞知海風溢決漂溺死亡而不動謀國如此可謂取人之情者耶善哉劉晏用士不用吏蘇軾曰朝廷赦吏胥不赦又曰百萬虎狼在城市噫爲子孫作馬牛不知爲吏胥作馬牛也又不不知爲虎狼作馬牛也宜少自愛矣文武吏士有儲也自置身于無可欲無敢欲之地國有儲也置文武吏士于無可欲無敢欲

之地金錢犒死士而軀命報　天子萬年有道
之長必甚之矣

論

兵以治爲勝

兵也者將將之任而非一帥之事三代以來將權在上故常治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曰師以天下比一人曰比師貴應惟君無弗應也比貴輔惟君無弗輔也古之聰明聖知神武而不殺者猶以此齋戒神明其德焉天地無不戒懼之日在澤則雷在地則雷出地則雷在天下則雷君法天體乾朝乾夕惕人龍處於危地其戰兢一

大淵乎萬國咸寧則是萬國皆以戰兢治其性命也乾上九而亢戰乎乾所以去其亢範六極而弱八曰兵所以去其弱戰不于諸卦于乾皇極尊五之義云是古今必勝常勝之兵君父所獨操者神妙萬物人主提八卦之神即提萬物之神其陰陽不測在能轉先天爲後天自乾一轉而斡旋天地挽回日月革易山澤呼吸風雷于是戰歸之乾而勞乎坎坎勞封血卦且戰且勞乾坎相求恒易以知險恒戰以出險爲君難

如此遣將之辭曰上至天下至淵是極深研幾
上懸無極下臨不測之危詞也蓋有治天之師
有治地之師有治人之師堯開天厤象日月星
辰羲和尸厥官亂天故以天治之舜闢地肇州
封山濬川苗民逆命三危既宅三苗丕敘亂地
故以地治之文王止至善立人極卿士非度哵
共耇長既戡黎祖伊恐亂人故以人治之此三
師者無敵於天下自俶倏一征後王克謹天戒
史官不見郡國以聞郡國不聞史官見之史官

不見郡國言之而萬古之天文治自禹乘四載所至菜夷作牧和夷底績至兩階既舞三苗丕敘玄圭乃錫非然聲敎弗訖也師歷山蹐胝至誠格之矣而萬古之地理治文王之居坎也若便安熟習然習坎不已衍爲麗澤忘勞忘死是以能出乎險難之中爲生民主而萬古之人倫治文善用易者也操勝于坎離離明者甲胄戈兵也翕明于內腹乃大敬于離初用晦無咎其內文明外柔順以艱貞蒙大難者歟既濟喪茀

而弗逐也柔中之明不顯于二文王以之高世之功遂成於三武王以之羑里小心則納約之牖云文不止者也水火不止者也坎居離上水溢而火怒于下必進之象即不止之象故濟坎居離下水涸而火安於上不進之象即終止之象故未濟則儲水防火水居火上非思患豫防終日戒之文德耶戒則爲丈人爲長子不戒爲小音之揚飛翼之銃棟橈之本末弱而已進退兵家之恒也盤桓而不動邅如而不前班如而

不迫無虞而不卽豈敢勇深入哉而操勝于君父則無敵之師有必進無一退雖然洗心退藏吉凶同患愈洗愈退矣愈退愈藏矣愈藏愈密矣此治心也及其出征不然天上之火過惡揚善火師之克伐莽除墉洊至之水常德習敎兩作之離折首正邪太否自根而拔剝復隨念而移勝在水也能使水居火上勝在火也能使火上同于天貪昧隱忍人心鬼方幽窟也非高宗孰伐之大君不去號咷之間三之莽四之墉亦

多矣大君不醒萬方之聾瞶于夜之雷不聲雷不從坎起𦬼𦬼長夜矣雷出而萬物生出入無疾豈待藥哉非七日來復則十年弗征不重其門不擊其柝復闢不閉坎險不守矣果一帥之任乎哉文王轉先天爲後天而居乾于必戰將地也居離于南面將幾也居震於東方將聲也稽首得五臣焉稽詩得二臣焉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從欲以治臯陶將之仁陳三風六愆肇修人紀伊尹將之任干戈省厥躬有備無患傳說

將之豫彝倫攸敘八政首食箕子將之命公孫
碩膚綢繆牖戶周公將之忍無言而愚無筵而
舞無袍子而嬉無蠻作而弓矢衛武公將之智
若否是明王躬是保不以全軀保妻子爲明哲
仲山甫將之德善用師者無所不藏藏于訟自
小言絕之田可無禽矣藏于需自飲食絕之寇
可無禦矣無山下之泉而金夫見無地中之雷
而商旅行藏其義于蒙于復誅貪詐也噫微矣
哉咸練兵之卦也井養兵之卦也兵法不悉于

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咸其栂志在外而足易動
易動多蹶咸腓咸股士卒動而將心憧憧朧只
說何異兵書煩擾哉坎上之卦八井不言險井
上出爲功泥乎谷乎呼庚癸耳渫乎不食需王
明耳勞民勸相其寓兵于農耶勿幕元吉其井
養不窮耶箕子能用易者也食先而兵後五行
先而三德後德居北是剛中之滙也井泉之溫
寒泉之冽也君操勝而必行之貴決係詞十三
卦終夬百官治萬民察以此雜卦終夬剛決柔

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以此吳起曰兵以治爲勝
將權在人主無弗應也無弗比也一張一弛無
弗藏也其在下有疾呼而不應者矣有佇重而
不輔者矣有囂恥而不藏者矣商之善用兵也
藏于盤庚俾和吉言于百姓周之善用兵也藏
于酒誥俾有正有事無彝酒又藏于多士多方
俾惟和惟克勤顧天顯民祗皆自其小有言墅
之恐一至于用兵而險陷汎濫有不可隄之勢
也治天治地治人之師自天子出而將將之權

尊萬世久安長治噫三代以下識此義者葢有之未易更僕數也